

最黑暗的时刻



世界灾难大全

[美] 杰伊·罗伯特·纳什 著



商务印书馆

最黑暗的时刻

——世界灾难大全

〔美〕杰伊·罗伯特·纳什 著

沈愈、郭森 等译

陈 廷 祐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98年·北京

Jay Robert Nash

DARKEST HOURS

Nelson-Hall, Chicago, U.S.A., 1976

据美国芝加哥纳尔逊-豪出版公司 1976 年版译

ZUI HEI'AN DE SHIKE

最黑暗的时刻

——世界灾难大全

[美] 杰伊·罗伯特·纳什 著

沈愈、郭森 等译

陈 廷 祐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528-6/K·342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199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417 千

印数 3000 册

印张 43 1/2

定价: 61.60 元

出版说明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是一部记述从古至今(1976年)世界上所发生灾难的百科全书。

该书以条目形式分别记录了九百多起著名的灾难事故,这些灾难主要是自然灾害,当然,其中有些灾难与人有着很大关系,如飞机失事。战争造成的灾难和人为的破坏活动并没有列入正文,不过,该书附录中却列出了世界上历次重要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搜集了从上古时期至公元1976年地球上发生的数千起灾难资料,并将其分为地震、水灾等十四大类,按年代顺序在附录中一一列出,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作为正文的补充,又使该书具有一定的史料、科研价值。

这部洋洋百万余言的巨著可谓是地狱图景的大观,但作者并非醉心于此。该书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它不仅展现了世界末日悲惨可怖的情景,更让读者看到了人类精神的闪光,甚至可以这样说,作者是想透过灾难来反映人类为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以及人类在大难临头时所表现出的各种态度。在灾难吞噬人类生命时,自然界冷酷、残忍的面孔犹如一面镜子,既照出了人类最高尚的一面,也照出了人类本质中最丑恶的一面。所以,该书除有助于读者认识自然外,更有助于读者自省。

内容翔实、全面是该书的另一长处。作者写这部书时,为求真实,先后参阅了2000多种参考书籍、报告、文件等,这就为该书的真实性、权威性打下了牢靠的基础。该书对正文所列的每一灾难都叙述得十分具体,既有宏观场面,又有细节描述,而这一切皆是依据史实而为,并无编造之嫌。另外,作者涉猎范围极广,非战争、非人为破坏条件下的各种灾难都在该书中得到记录。

该书并不像一般史书那样刻板、规范,全书采用纪实叙事体,因而文笔十分生动,无论是巨大的灾难场面,抑或是人们的表现,到了作者笔下都表现得栩栩如生,又不失真实。而且,作者在书中还不时插进灾难中发生的颇具滑稽色彩的事例,使作者沉重的笔触下不时透出轻松的气氛。这或许表明了作者对灾难的一种态度。这里应当指出,作者之所以能将历史上的灾难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这恐怕与作者当过十年文学杂志主编、并著过小说的经历不无关系。

以上是该书的几个特点。当然,该书也有一些缺陷。如在有关中国的几个条目中,作者犯了西方许多所谓“客观”学者的通病,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有一些偏见之辞。对此,我们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删节。另外,也许是材料有限所致,有关中国灾难的起因和死亡人数也与中国自己的说法、统计有些出入。这一点请读者在阅读时予以注意。

中国是一个多灾之国,灾难不时威胁着人民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因此,时值国际减灾十年期间,我们特翻译出版此书,以期引起广大读者和整个社会正确认识灾难,提高减灾意识。由于灾害学书籍的翻译、出版在我国尚属空白,而本书又牵涉专业面较广,因此翻译难度较大,错误在所难免。所以,恳请广大读者在阅读本书后能提出宝贵意见。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同志有(按姓氏笔划排列):平静、刘艳、孙文荣、孙来臣、朱绛、李平、李央、李韵琴、李鑫、肖岩、张光宇、张永珍、张月中、张颖琦、吴超莹、沈愈、邢永平、陈茂云、陈赤榕、周治淮、郑扩梅、郭森、常绍民、魏翠萍。本书校订者为陈廷祐同志。

献给国际减灾十年

目 录

正文	1
附录:	444
一 主要空难	444
二 主要雪崩和山崩	464
三 主要地震	469
四 主要火灾和爆炸事件	483
五 主要水灾	498
六 主要海难	517
七 主要矿井事故	575
八 主要瘟疫、传染病、饥荒和旱灾	591
九 主要火车失事	604
十 主要暴风雨	617
十一 主要火山喷发事件	652
十二 著名战时沉船事件	657
十三 其它灾难	663
十四 各国战争死亡人数	672

A

ABERFAN, WALES

威尔士阿伯方坍塌事件(1966年10月21日)

概况:在威尔士的阿伯方,巨大的煤矿区周围有许多高大的矿渣堆,其中一座由于下面天然泉水的流动引起坍塌。1966年10月21日上午,这座800英尺高的小山突然消失了。200万吨由岩石、煤和泥浆混合而成的激流象瀑布一般倾泻而下,将小镇上的彭特格拉斯小学和幼儿园以及其他17座建筑物摧毁。145人被砸死或活埋,其中有116名是儿童,许多人死里逃生。这是威尔士历史上破坏力最大的一次崩塌。政府给每个遭受损失的家庭发放了200英镑抚恤金。此外,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济款以及赔偿款超过30万英镑。

在威尔士,曾经是葱绿一片的大地上如今遍布着一座座黑幽幽的矿渣堆,有人称之为“死亡之山”。它们是几个世纪以来开采矿石的副产品。这些巨大的矿渣堆象塔一样矗立在这座采矿城上。这种景象令人甚感不快,曾有一位作家形容它“是工业时代一座死气沉沉的教堂”。1966年10月21日在阿伯方发生的这起令人心悸的事件就证明了这些庞然大物是杀人凶手。

在崩塌发生的几天前,阿伯方的居民曾说他们注意到这座矿渣堆在缓慢移动。他们向官方报告了这一情况,但没有引起任何注意。两年前,纪念泰德费尔烈士理事会的格韦内恩·威廉斯曾在一次会上告诫说:“矿渣堆将会引起灾难,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如果这些矿渣堆发生移动的话,它会威胁到整个学校。”

她指的就是彭特格拉斯小学和幼儿园。这所大约有250名学生的学校几乎就座落在那座令人生畏的巨大的矿渣堆脚下。另一位阿伯方市民后来回忆说,学校校长W.J.威廉斯“一直认为迟早有一天这座矿渣堆会把学校埋起来”。还有一个人痛苦地回忆说,他是眼看着这座矿渣山再也不能“堆高了,由于下面有一条小溪渗入,矿渣一直有可能移动”。

阿伯方的居民还清楚地记得,1961年在比利时发生的那起令人心惊胆战的矿渣堆灾难事件。当时,一座

矿渣堆发生滑坡,在几秒钟之内吞没了整个村庄,使20人丧生,30人受伤。

事件发生之前,为了解除怨声载道的市民与日俱增的忧虑,矿上曾派维修工戴维·约翰·伊文思去查看情况。恰恰就在10月21日黎明,他费了好大的劲才爬上这座矿渣堆的顶部。开始他似乎并未觉察到有何异常,但不一会儿,他突然惊恐地“发现这座山在移动!可以看到山顶偏离我们所在的位置移动了大约300码,而且它还在向下移动,但由于雾太大,看不到下面发生的事情”。

“山顶天气如夏日一般,山下的能见度却糟透了。矿渣堆移动时发出的声响很象是打雷,可以听到山顶一侧树木被折断的声音。这声音可怕极了。我跑了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就在我到达矿井的时候,警报响了。他们在一英里之外就能听到剧烈的撞击声。”

当200万吨石块、煤和泥浆的混合物伴着巨大的声响向阿伯方冲来时,几百名矿工慌忙从矿井中爬上来,脸上带着工作中留下的污垢,一窝蜂似地涌向彭特格拉斯学校。这所学校正位于滑坡体经过的路上。就在滑坡体径直地向前冲击时,上学迟到的托马斯·戴维斯和他的两个小伙伴惊恐看到了发生的一切。约四分之一英里宽的泥石流呼啸着向戴维斯压来,将沿途的东西全部冲毁,包括17座建筑物。顷刻之间,10岁的托马斯的两个好朋友就被这些泥石流吞没了。“开始我什么也看不见,因为雾太大了,”这孩子后来告诉记者说,“我刚回过神来,就看到水正沿着山坡滚滚而下,把沿途的大树连根拔除,我的两个伙伴向另一个方向逃去,不幸正跑进泥石流中,立刻就被凶猛的泥石流淹没了。接着泥石流就象一个大浪席卷了整个学校,摧毁了校舍。这简直是一场恶梦,我被吓坏了。”

珀尔·克罗的家就在学校附近。她听到了巨大的轰鸣声,就从窗户向外看去。“我看到一大片汹涌的泥石流冲进学校,校内一部分建筑被冲垮,我简直惊呆了。”

阿伯方的街道上到处都涌动着黑色的稀泥。仓惶而来的妇女们到达学校时,发疯似地哭喊着她们的孩

子。伊芙琳·琼斯发现“学校被掩埋了，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烂泥不断地从地势较高的地方向街上流去”。

S.O.戴维斯穿过小镇向学校奔去。“我和其他人一直很注意这座矿渣山，我们担心迟早有一天它要崩塌。我看到一些房屋出现了裂缝，有几间房屋还有泥水从中穿过。有一股激流从山腰上冲下，导致了矿渣山的崩塌。”这次流出的大量的水便是在矿渣堆形成后由一股地下泉水聚集而成的。著名地质学家罗伯特·普赖思后来称之为“地质反常现象”。

小个子波琳·伊文思跑到了学校。她在几位家庭主妇的帮助下钻进一扇窗户。“当我进去后，”她后来泣不成声地告诉记者，“大约有十几个孩子在一间教室里尖声哭叫着。那间教室只有一半倒塌了。在一位护士的帮助下，我通过窗户把他们转移到了安全地带。接着，我们在另一间教室里发现了更多的孩子，并把他们救了出来。……后来，我们又来到另一间遭受严重破坏的教室，听见一个女孩的呼救声，但却无法接近她。因为附近还有其他孩子处境危险，如果移动什么东西，教室就会完全坍塌，压在他们身上。我们没能救出那个女孩儿，她说她叫凯瑟琳。”

10岁的迪利斯·波普是他们班在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之一。那天他和同学们刚做完早祷告，正嬉笑着等着老师开始点名。突然他“听到一阵轰隆声，接着就看到那家伙飞了过来，教室象是被掀飞了，课桌倒向前方，孩子们尖叫着摔倒在地，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但不一会儿，灰尘就散开了。我的腿被夹住了”。

老师设法抽出他的腿，一瘸一拐地走到教室门口。门被四英尺高的瓦砾顶住了，他用一块大石头砸碎门上的玻璃。这时，迪利斯·波普已挣脱出来。在老师的帮助下，从砸开的门窗上钻了出去，穿过被毁坏的走廊，绕到外面的一扇窗户前，设法将窗门打开。老师把孩子们一个接一个的递给站在外面的迪利斯·波普，然后轻声对他们说：“回家去，孩子们，回家吧。”刚说完，窗台就塌了。

滑坡体在学校周围形成了许多巨大的瓦砾堆，几百名矿工和家庭主妇们都在学校外面疯狂地用手扒着。到处都是惨不忍睹的景象，营救者们悲痛万分。一个人发现有个小男孩被瓦砾堆死死压住，动弹不得。为使这个男孩活着出来，他不得不含泪弄断了这个男孩的腿。

正当一群矿工在设法清理出一条进入已坍塌了的学校的路时，他们在一片瓦砾下找到了戴维·贝农老师，在他周围还有几个学生。“戴维用胳膊紧紧地搂着

他的五个学生，”一位营救人员说，“好象是要保护他们。”他们全都遇难了。

那天，阿伯方笼罩在悲痛的气氛之中。一位采矿长曾带着一队人钻进倒塌房屋中，他踉踉跄跄地从一片废墟上走下来，激动地说：“我们在一大堆砖头下面发现了四个孩子，那些砖头从上面掉下来，正砸在他们头上。有个小男孩还活着，他正靠在教室里的暖气上哭喊着，腿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在他身旁还有三个孩子，全都死了。”

另一位来自同一营救分队的成员抱出了一些死了的孩子，其中一个正是他自己的孩子，他突然瘫在地上。“他们的作业都贴在墙上，”他茫然地喃喃道，“一张纸上用彩笔写着‘我走，我看，我正在走’。一个孩子画了一张画，上面人们正在走斑马线过马路。‘安全通过’，上面写着‘安全通过’。”说到这里，他搂着死去的孩子，身子在剧烈地发抖。

包括几百名从其他地方赶来的矿工在内，有2000多人和几十台推土机到达了出事现场。他们不停地挖着那些吞没了房屋的烂泥和石块。没有人偷懒，连那些病弱之人都在拼命地挖着。有个人已筋疲力尽，人们劝他休息，他转过头，扬起泪痕涟涟的面孔哭叫着说：“噢！上帝呀！我的两个儿子都埋在这儿呢！我要挖下去，永远挖下去！”

挖掘工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只有当营救工作的负责人通过手提喇叭喊出“安静，安静”的时候，挖掘工作才会中断几分钟。此时，营救人员们静静地听着，几千个脑袋紧紧地贴在厚厚的矿渣上，搜寻任何一点模糊不清的声音，那很可能是被埋在下面的孩子发出的。如果有人听到一点微弱的声音，便会拼命地喊道：“在这儿，在这儿！”于是挖掘工作又开始继续进行。

在这所遭到毁灭性破坏的学校里，有250名学生被埋住，其中有134人得救，其他116名学生和几位老师的遗体在葬礼上被排成长长的一列。面对这场灾难，威尔士的行政长官乔治·托马斯悲叹道：“这里的一代人被彻底毁灭了！”

在官方对这起悲惨事件进行调查时，愤怒的阿伯方市民们喊着：“在死亡证明书上要写上是国家煤炭局活埋了他们！”，“我们的孩子被谋杀了！”

约翰·柯林斯的妻子和两个小儿子都被埋在矿渣里面。他家紧挨着学校，矿渣象瀑布般落在他家的屋顶上面。他一直跟在验尸官本杰明·汉密尔顿的身后。“是国家煤炭局活埋了他们！”他坚持道，“我希望能把这些记录下来。”柯林斯和其他许多人认为，如果煤

炭局采取适当措施,消除这个危险的矿渣山的话,这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人们知道这个矿渣山有间歇性的移动。“他说得对,他说得对,”大家齐声附和道,“我们的孩子是被谋杀的!”

“我很理解你们,巨大的悲伤使你们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了,”汉密尔顿安慰说。

柯林斯和另外一些人站在一起。他又喊道:“我希望这件事能被记录下来。”这些后来被写进了报告里。

伊丽莎白女王给镇上发来了慰问电,电报说:“我震惊而痛苦地获悉在阿伯方发生了这场可怕的灾难。请转达我及我丈夫对孩子们的父母及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的深切同情。”女王还亲临阿伯方,来到那片掩埋着许多死亡儿童的墓地。墓前矗立着一个100英尺高的十字架,上面挂满了世界各地的矿工们送来的花圈。在葬礼上,当妇女们把玩具熊扔进墓穴时,坚强的警察们掩起面孔,无法克制地抽泣起来。女王没有出席葬礼,但阿伯方巨大的灾难造成的痛苦也刻在女王的脸上,许多报道中写道:“她几乎要流泪了,但她竭力克制着。”

开始,每个遭受不幸的家庭都得到了200英镑抚恤金,后来世界各地富于同情心的人们又给阿伯方送来了30万英镑的捐款。

钱再多也无法弥补这些灾难所留下的创伤。他们的儿子死了,他们的女儿死了,而那些丑陋、危险的矿渣山依旧高高地矗立在威尔士的大地上。约翰·柯林斯的妻子和两个小儿子都被埋进新建的墓地中。柯林斯将脸埋在双手中对记者说:“我才41岁,按照平均寿命,我还能活30年。我可怎么办呢?我没法活下去了,我只是生存下去罢了!”

AFFRAY

“阿弗雷”号潜艇海难事件(1951年4月16日)

英国潜艇“阿弗雷”号是一艘完全现代化的舰艇,也是英国海军中最大、装备最好的舰艇之一。1951年4月16日,当它在普茨茅斯和法尔茅斯之间进行巡航训练时,消失在英吉利海峡的水面下。这件事给这一天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大约下午4点,“阿弗雷”号从普茨茅斯出发。潜艇上载有75名军官和水兵以及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其中24名不是这艘舰上的正式人员,他们只是参加巡航训练)。那天晚上约9点,潜水艇通过无线电报告说它准备下潜。这是基地接收到的这艘潜艇的最后的信

与以前英国潜艇“楚库伦”号和“忒提斯”号突然失

踪后所采取的拖延态度截然不同,这次英国海军部没有耽搁时间便立即组织了代号为“水下成功”的营救行动。几小时之内,就有包括比利时、法国和美国的舰只在内的40多艘舰艇投入搜寻行动。扫雷舰、驱逐舰和护航舰都用潜艇探测器和声纳探测系统对英吉利海峡进行搜寻;战斗机、轰炸机和直升飞机从空中搜索着波浪滔天的海面,但一无所获。由J.布莱克本少校指挥的“阿弗雷”号连影子都没有。在这场灾难中,颇具讽刺意味的是A. A. 弗鲁中尉就在这条失踪的舰艇上,他是“楚库伦”号潜艇沉没事件的幸存者之一。

69个小时过去了,人们搜遍了脾气暴戾,变幻莫测的英吉利海峡。接着搜寻工作便告终止。英国海军部以最简洁的文字写道:“英国海军部极其沉痛地宣告:从英国海军‘阿弗雷’号潜艇上营救逃生者的希望已经破灭。……”

如果不是技术人员的努力,对这次事故的调查将很可能就此不了了之。特丁顿实验室的技术人员们研制了一种水下电视设备,将它放置到很深的水下,并与安装在“改造”号上的监视器相连。“改造”号是一艘深水潜艇,曾参加了最初寻找“阿弗雷”号的工作。“改造”号开始利用这套电视设备在海峡深处仔细搜寻。1951年6月14日,它在哈德海沟边缘发现了一只看上去相当新的沉船。

通过摄像机从不同角度的拍摄,电视屏幕最后终于显示出这艘沉船的名字:阿弗雷。它的短桅杆已被折断,好象已经漂走,管状桅杆也被折断(这是“阿弗雷”号上唯一可修复的部分。经过检查,证明是焊接上出了毛病)。

尽管船上有巨大的供氧仓以及很多应急出口,但是最后证实,船上的人员全部丧生。虽然“阿弗雷”号沉没的原因可能永远不会完全搞清楚,但专家们猜测说是一次剧烈的爆炸使潜艇失去了活动能力,并使船上所有人随之沉入海中。

AGADIR, MOROCCO

摩洛哥阿加迪尔地震(1960年2月29日)

概况:位于阿特拉斯山脚下的阿加迪尔是摩洛哥的一座拥有48000人的海港城市。1960年2月29日晚上11时45分,这座城市被持续了12秒钟的地震摧毁。地震掀起的泥土达四英尺高,它们被掀到一边后又被抛回原处。几乎在同一时刻,海啸横扫了距海岸线300英尺以内的地方。城市的70%被摧毁,12000人丧生。震级达里氏6.25级。

“我们是由穆斯林和基督徒、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组成的和平的结合体。这是一个繁荣的城市，我们有着美好的未来。我们努力工作和生活着。上帝呀，难道您认为我们做错了事吗？”在摩洛哥的阿加迪尔被当时最具破坏力的一次地震摧毁后仅仅几个小时，一位法国咖啡馆老板这样说道。

大地震前一天只发生了一次小震，预示着一场大灾难的到来，但阿加迪尔的市民们都没有觉察到。这个旅游胜地的旅馆里住满了从欧洲和美国来的游客。小震发生时，几百人正在乳白色的沙滩上休息。一位英国游客菲利普·摩尔太太注意到了这次小震，她看到挂在马哈巴旅馆房间墙上的画倾斜了，但她忽视了这件事。第一次小震还曾把安德烈·阿尔伯特太太从午睡中惊醒，她住在一座五层高的公寓里。她迷迷糊糊地对丈夫说：“有人敲门。”“我什么也没听见，”她丈夫答道，“回来睡吧。”

第二天晚上10点50分，阿加迪尔又震了一次。这次的震级较大，整个城市都觉察到了。约有75名穆斯林急忙跑到坦伯叶特广场的清真寺去向真主祈祷。这时正值穆斯林教民们进入“日出戒饮食，日落而欢宴”的斋月的第三天。

晚上11点45分，正在做礼拜的穆斯林们惊恐地看着礼拜寺突然坍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当我们正在向真主表达我们的诚意时，他会惩罚我们。”

这次地震的破坏力极大，使地面出现了四英尺宽的裂缝，六秒钟后才又恢复原状。刹那间，阿加迪尔感到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住宅、旅馆、公共建筑、公寓大楼倒塌后向市民们砸来，甚至象著名的卡斯巴那样的位于高处的古建筑也不例外。70%的建筑物被彻底摧毁。

自来水管漏水，电灯熄灭，排水系统被震裂，成群结队的老鼠窜入大街小巷。到处都燃起了大火，但是没有人救火。人和器具在他们着火的房屋中已化为灰烬。

死亡人数之多令人震惊。大多数人在地震发生的几秒钟之内就丧生了。在2200名犹太人中有1500人当即被砸死，接踵而来的海啸从海上呼啸而至，在沿岸300码范围内，一切均被扫荡殆尽。

在海上，当船只被翻滚不息的海水卷起又摔下，前后颠簸时，船长们命令舰船冲出这一海域。人们惊惧地看到，巨大的水柱从海底喷出，他们立刻意识到，火山爆发就在眼前。

当时，一架飞机正在阿加迪尔上空盘旋。驾驶员后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看上去就象一只巨大的脚

踏在这个城市之上，将她踩得稀巴烂。”

几小时内，被倒塌房屋的瓦砾掩埋起来的数千人发出的哀号声混成一片，充斥了整个城市。黎明时分，来自附近军事基地的法国士兵和来自美国第六舰队的官兵们分散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从瓦砾中救出活着的人，杀死传播瘟疫的老鼠，还击毙了一群企图咬死一个被埋在瓦砾下的孩子的豺狗。

到处都喷洒了DDT，营救人员戴上了防毒面具以摆脱尸体和裂开的阴沟发出的恶臭。一位长期在这个城市居住的幸存者的唯一想法就是从成堆的尸体旁逃开。“我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躲开，远远地躲开。他们清理得越快越好。我怀疑是否能够彻底除掉这股臭气。”

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五世以一亿美元的个人财产担保将重建阿加迪尔，恢复她壮丽的原貌。

最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是营救美国空军中尉杰拉德·马丁的妻子玛格丽特·休·马丁。马丁夫妇住在一家名叫萨达的豪华旅馆的三楼。地震发生时，休·马丁正在洗澡，突然间她被猛烈地向下摔进了象冰雹一样纷纷落下的瓦砾中。“所有东西都向下落去，就象是在一部飞速下降的电梯里。”几秒钟后，她发现自己被埋了起来，双腿和右臂被碎石紧紧地压住。她丈夫和一岁的小宝贝丹尼在同一时刻也掉了下来。很快她就听到了丹尼的哭叫声。马丁中尉向她喊着话，说他自己可以设法救出丹尼。

马丁象疯了一样拼命地从碎石中钻出来，向孩子哭叫声传来的方向不停地挖着，挖着。正象马丁夫人后来所叙述的那样，马丁发现孩子向他挥动着小手，回答着他的呼唤。经过几个小时的挣扎，马丁先生和孩子从乱石堆中逃出，只剩下马丁夫人。她一直用声音同她的丈夫保持联系。几小时后，就听不到她的任何声音了。

她后来回忆道：“当时我并没有真的想到我会死。”大约14小时之后，法国士兵听到从碎石下传来的马丁夫人的呼叫声，立刻冲向马丁夫人所在的瓦砾上方，开始挖掘工作。

一位法国中尉于贝尔·孟图斯开始温柔地同马丁夫人交谈，鼓励她。“他叫我小鸡。”当士兵们从瓦砾堆中打开一条通路时，他们见到了其他人的尸体——74名旅客中有52人被砸死。他们继续不停地挖着。

有一会儿，为了使马丁夫人打起精神，孟图斯中尉说，“休，你真美。”

但到那时为止，士兵们只清理掉了一小部分瓦砾，

仅露出了马丁夫人的两条腿。“你只能看到我的腿，怎么会知道我漂亮呢？”马丁夫人问。

“有这般勇气的人，一定是漂亮的。”孟图斯以最标准的法国式殷勤对她说。

很快就请来了一位医生。他从瓦砾堆外面的一个洞口爬进去，为仍被掩埋着的马丁夫人作检查。医生悄悄告诉蒙代斯说，她的腿仍被死死地卡着，活不过一小时了。这位军官不愿放弃最后一丝希望，他命令士兵重新开始拼命地挖掘。几小时后，最后一点碎石被清理掉了，马丁夫人被活着抬了出来。几分钟之后她又与丈夫和孩子团聚了。

“在洞口时，”马丁夫人回忆起她被托举出来时的情形，“我感觉到太阳照在我的脸上，人们围在我身边欢呼着，他们看上去象是哭了，我想我也哭了——那纯粹是幸福的泪水。后来他们把我抬上担架，放进救护车，立刻送往法国救护站。……”她在瓦砾堆中被埋了近40个小时。

尸体的埋葬成了一个问题。成千具正在腐烂的尸体排放在街道上，推土机推出二英尺深、100英尺长的土壤，在死者亲属悲痛的哭声中，戴着口罩的士兵们把大批的尸体放了进去。

信仰的不同也给埋葬工作带来了困难。穆斯林们按照教规坚持要浅土葬；犹太人则要求把他们的死者与天主教徒和穆斯林的尸体分开埋葬。

在12000名死者中，大多数都被埋在公墓中，上面喷洒上石灰，然后渐渐地被人们遗忘。

AGNES

阿格尼丝飓风(1972年6月21—26日)

1972年6月21日，阿格尼丝飓风猛烈袭击了美国大西洋沿岸的七个州。短短五天时间中，116,000间房屋被撕成碎片，118人丧生。阿格尼丝在五万平方英里范围内倾泻了28.1万亿加仑的水，使20万人无家可归。

联邦政府的救济很晚才到，特别是在宾夕法尼亚州。联邦住宅和城市发展部部长乔治·罗姆尼飞抵重灾区威尔克斯-巴里，看望了数以千计的灾民，他们要求政府立即给予救济。

罗姆尼在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米尔顿·沙普的陪同下，与数百名愤怒高声叫喊着的灾民公开见面。沙普难以控制自己的愤怒之情，激烈地指责美国“二战后曾给德国和所有受难国家”送去救济，把宾夕法尼亚中央铁道公司和洛克希德航空公司从经济崩溃的边缘拯

救了出来，现在也应该对宾州做点同样的好事，最主要的是为受灾者提供充足的援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为每个遭到飓风破坏的家庭提供财产损失补偿。

罗姆尼针锋相对地指责沙普是“不现实的和蛊惑人心的，”是于国难之际玩弄政治手腕。

一位妇女高声叫骂道：“你根本不顾我们的死活！”

罗姆尼面红耳赤、气急败坏地走了。联邦政府的救济终于到了，但远远没有达到灾民们所要求的30亿美元。

威尔克斯-巴里的一位市民对此毫不在意。他说：“当我一看到被飓风毁得一塌糊涂的家时，我就想换个名字，辞掉工作，搬到加利福尼亚去。”

AGUNG

印尼阿贡火山喷发(1963年3月20日)

485年来，巴厘人一直认为10308英尺高的阿贡山是“世界的中心”。按照巴厘人的宗教思想，这座火山是由对战败了的爪哇感到厌恶的印度教中的诸神作为圣神的王座送给伊斯兰教的。在这座神圣的火山东坡的半山腰，巴厘人建造了一座名为毗沙基的精巧的母亲庙。每逢百周年时，他们就在那里举行祭祀活动，以去除岛上的邪恶。

在1963年的百周年纪念期间，阿贡显得极不平静，火山发出的巨大的隆隆声，不断打断正在举行的祭祀仪式。一个月前，这座神山曾吐出一片硫磺色的尘埃，使17个村民丧生。尽管高级祭司们企图使阿贡平静下来，但1963年3月20日，正当数千人在神殿周围祈祷时，这座火山还是大规模地喷发了。大团大团的黑色有毒气体从山上滚滚而来，使跪着祈祷的数百人当即死亡。

随之流下的灰黑色熔岩覆盖了塞布迪、塞比和索加等村庄。火山的高温(酷热的灰尘估计温度高达230度)造成了降雨，并与硫磺灰尘夹杂在一起，产生了有毒气体，方圆十英里内的所有生物皆无存活。

五天之中，火山熔岩流毫无阻挡地向前推进，使1200多巴厘人丧生，20多万人无家可归。

AIR CANADA DC-8

加拿大航空公司DC-8飞机失事(1970年7月5日)

1970年7月5日，由49岁的彼得·汉密尔顿机长驾驶的加拿大航空公司的一架DC-8飞机在多伦多国际机场外坠毁，机上108名乘客全部遇难。人们对失事原因至今仍争论不休。汉密尔顿曾不同意采纳加拿

大航空公司提出的张开他的飞机扰流片的方案。扰流片是安装在 DC-8 机翼上的一块金属板，在飞机着陆后滑行时可以起到制动作用。但当飞机处在 2000 英尺的高空时，汉密尔顿特别不同意使用它们。

汉密尔顿机长坚持认为，这样做在高空会导致危险的“无意”张开，并且他自作主张直到降落时才打开扰流片。后来的调查表明，汉密尔顿的固定副驾驶员、一级驾驶员唐纳德·罗兰德曾对机长迟迟不打开扰流片的做法感到“惊讶和气愤”。1970 年年初，在飞往维也纳的途中，汉密尔顿和罗兰德就为扰流片的使用问题争吵过，但据报告说，他们“达成了一种妥协”。

这一妥协在 7 月 5 日终于造成了后果。早上 8 时 13 分，汉密尔顿驾驶他的 DC-8 飞机进入多伦多国际机场上空。在 60 英尺的高度上，罗兰德打开了扰流片。就在着陆的刹那间，飞机右侧的外置引擎突然莫名其妙地掉了，飞机重量一下子减轻了 4000 磅，又飞回了空中。

汉密尔顿机长向控制塔报告说，他要再次盘旋并在跑道上着陆，但没有说明任何原因。他把 DC-8 向上拉起开始盘旋，就在这时，飞机的第二个引擎——右侧的机内引擎——也掉了，落在一片树丛中。随着飞机右边机翼部分掉落，DC-8 开始解体。

汉密尔顿和罗兰德的紧张关系后来被一位塔台调度人员所证实，他听到罗兰德几次为过早地打开制动装置而道歉。就在这时，飞机突然向地面撞去，几百码范围内，遍地都是飞机座位、行李和尸体。

玛丽·戴正准备为她的 10 人大家庭做早餐时，她“听到了一声巨响，震得窗户哗啦啦地直响”。她从窗户向外望去，看到巨大的飞机碎片纷纷溅落在她的房子上，“到处都是火苗和烟雾”。她抱起五个月的女儿逃了出来，躲在一个谷仓后面，直到发着刺耳声响的大量碎片不再四处飞溅。

AIR FRANCE BOEING707

法国航空公司波音-707 飞机失事(1962 年 6 月 3 日)

1962 年 6 月 3 日，一架法国航空公司的波音-707 喷气式飞机在巴黎的奥利机场起飞时，撞入机场附近的一个小樱桃园中。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艺术协会的成员们几乎都遭不幸。机上 132 名乘客和机组成员中，仅有坐在接近机尾处的两名空中小姐幸免于难，她们两人都被甩了出去。

亚特兰大遭受的损失令人震惊。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亚特兰大艺术协会刚刚结束在欧洲伟大的艺术

中心的旅行之后不久，最活跃和最具影响的文化界领袖们便与世长辞了。

亚特兰大市市长小伊凡·艾伦在飞机失事后几小时就对飞机残骸进行了察看。他指着那些属于他的朋友们的衣服和珠宝泣声说：“我认得这条领带，还有那件外套……我与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同学，与另一些人共过事。……其中几位女士，在她们还是姑娘时我还爱过她们。……他们都是我的同代人……是我的朋友。……”

在几千英里以外的洛杉矶，黑人穆斯林运动领袖马尔科姆第十听到这次坠机事件后，向他的信徒们发表讲话说：“我很高兴地宣布，刚刚发生了一件绝妙的事情。……今天我从真主那里得到消息，……是的，不错，一些人来告诉我，真主确实在法国对我们的祈祷作出了回答，他使一架载有 120 名白人的客机从空中坠毁了，因为穆斯林信奉以血还血、以牙还牙。除了感谢真主，感谢耶和华，感谢安拉，我们还要继续祈祷，我们希望每天都有一架飞机从空中掉下来。”

在遇难者中有罗伯特和南希·皮格勒姆，西德尼·维恩和他的妻子及女儿，汤姆克里思·艾伦和大卫·布莱克夫人，艺术协会主席德尔·佩奇，以及所有艺术赞助人和经纪人，这些人曾给亚特兰大带来了出色的收藏品，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艺术鉴赏力。米尔顿·贝文顿评论说，这是“自独立战争以来对亚特兰大最沉重的一次打击”。他在机场送别了妻子后，便惊恐地目睹了飞机的坠毁（他曾与妻子约定，俩人总是乘不同班次的飞机，如果其中一人遇难了，另一个人会活下来照顾他们的孩子）。

贝文顿看着巨大的波音-707 在跑道上滑行。他注意到飞机的滑行看起来很迟缓，缺乏正常的喷气式飞机起飞时所需的动力。到达 8000 英尺远的距离时，飞机本应以每小时 190 英里的速度前进，但它却突然弹向空中——贝文顿说大约有八英尺高——然后便又重重地落回跑道。

驾驶员意识到由于无法升空，飞机面临一场灾难。他孤注一掷，紧急制动，并使所有喷气发动机反转，这一行为很可能使所有乘客受撞击而失去知觉。但 707 在这条致命的跑道上继续滑行，直到冲出跑道，撞进一个小樱桃园，在那里发生了爆炸，在爆炸之前，机尾部分折断，两位空中小姐弗兰柯思·奥茜和杰奎琳·吉勒特甩了出来，她们是仅有的幸存者。

当贝文顿看到飞机爆炸时，便冲向大门，一位先生把他拉回来说：“你不能到那儿去。……你帮不了什么

忙。”

“我妻子在上面!”贝文顿叫喊着。

那位先生仍然往回拉着他,冷冷地凝视着飞机:
“对不起,我哥哥也在上面。”

3小时过后,贝文顿获悉他的妻子同另外129人一同丧生。

一周之后,当遇难者从巴黎寄往亚特兰大的明信片陆续到达朋友们的手中时,这次空难事件就更加引人注目了。在这些信件中充满了艺术协会会员们对卢浮宫、总督府、圣马可教堂、圣彼得大教堂、塔特陈列馆以及乌菲齐美术馆等艺术宝库的赞美之词。

伊齐基尔·钱德勒夫人在给她女儿的明信片上写道:“如果我不能再回来,不要悲伤,不要哭泣,我将在欧洲快乐地死去。”

AIR FRANCE BOEING707

法国航空公司波音-707飞机失事(1962年6月22日)

当法国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7客机准备在加勒比地区多雾的法属瓜德罗普岛着陆时,撞到了被称为“驴背”的崎岖不平的坡上,这个区域是岛上空难事故的多发区,机上113名乘客当即全部遇难。这是五个月以来在这个地区发生的第五起波音-707坠机事件,死亡总人数达456人。联邦航空局对波音-707的可靠性进行了调查,结果一无所获。

AIR INDIA BOEING707

印度航空公司波音-707飞机失事(1966年1月24日)

1966年1月24日上午8点25分,印度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在从孟买飞往纽约的途中,于日内瓦做中途着陆时,撞上了15771英尺高的白雪皑皑的勃朗峰,打破了山区的宁静。机上117人全部遇难。这是印度航空公司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灾难。

正当J.T.达苏扎机长准备在日内瓦着陆时,一阵猛烈的暴风雪刮过勃朗峰,以每小时600英里速度飞行的飞机被卷入后撞到了山上。达苏扎曾经是1964年12月教皇保罗六世出访印度时的驾驶员,那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行。

这架飞机的乘客中有许多显贵和名流,包括印度最杰出的原子能研究专家霍米·杰汉格·比汉勃哈博士和比利时的德格利男爵。在散乱的飞机残骸和被扭曲了的尸体中,搜寻人员发现了15只猴子的尸体,它们是被运往一个动物园的。很显然它们是飞机坠毁时的幸存者,但后来因受冻而死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起坠机事件与1950年11月3日印度航空公司的一次客机坠毁事件几乎发生在同一地点。那次事故使48人死亡。在早先那次坠机事件发生前,有40名印度海员因在中途改乘一艘海轮而幸免于难。同样,在1966年的事件发生前,也有46名印度海员因在中途换乘海轮而免遭不幸。

AKRON

“阿克让”号飞艇失事(1933年4月14日)

概况:美国海军的“阿克让”号飞艇由古德伊尔·齐柏林公司制造,耗资500万美元。它是一艘充氦飞艇,容积740万立方英尺,长785英尺,直径132英尺。由8组12个气缸的迈巴赫引擎发动和推动,总功率达4480马力。1931年8月8日,由赫伯特·胡佛夫人主持举行了命名仪式。这艘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飞艇在服役了20个月,于1933年4月14日在新泽西沿海的一次狂风暴雨中解体,而后坠入大西洋,76名艇上人员中有73人丧生。第二天,海军的一艘软式小飞艇J-8号在营救“阿克让”号时也不幸坠毁,7名艇上人员中有2人遇难。一项调查表明,飞艇的结构有问题。

巨大的“阿克让”号飞艇是海军引以为骄傲的空中皇后。船体有好几个全密封舱,艇首有指挥舱和一块专用场地,在飞行中可供5架飞机同时起落。她的遇难实在令人感到意外。后来的这场灾难证明,尽管这艘飞艇外观豪华,但实际上制作粗糙,装备极差,管理相当混乱。

灾难发生前,“阿克让”号在1932年2月22日曾遇到过一次意外事故,飞艇受到严重损伤。当时她停在新泽西的莱克赫斯特,一阵猛烈的大风吹过系留桩,将船体撕裂。1932年5月8日,她首次作跨洲飞行时,中途停靠在圣地亚哥的卡尼营。正当几名地勤人员准备将飞艇固定在系留桩上时,一阵狂风突然刮来,几名正在摆弄系留绳的地勤人员连同飞艇一起被吹向天空。他们死命抓住系留绳,摇摇晃晃地悬在空中,甲板上的人也拚命地把他们往飞艇上拉。有两个人在徒劳地挣扎了一会儿之后,气力耗尽,被活活摔死。

在飞往加利福尼亚的途中,机舱附近的两根纵梁断了。在返回基地的2300英里的飞行中,纵梁是用木头支撑的。“阿克让”号简直没有安全感——电线、框架和大梁经常发生断裂,她是偷工减料的产物。大多数艇上人员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知道,“阿克让”号是一座坟墓。

1933年4月14日,满载着76名水兵的“阿克让”号突然被一阵大风卷入了袭击大西洋海岸的风暴中心,坠向大海。当这个庞然大物从1600英尺高度掉到700英尺时,H.V.威利少校慌忙命令将飞艇上的镇重水全部排入大海。随着镇重水的排出,飞艇立刻升了起来。

然而,在张力的作用下,方向舵控制索失灵,上部的控制装置断裂,舵轮变成了疯狂旋转着的装饰物。用一位目击者的话说,“阿克让”号“象是飘在龙卷风中的鹅毛,毫无生还的希望”。

艇上的水手们在接到自己找地方跳下去的命令时,个个愁眉不展。这个严厉的命令的唯一意义就是:做好死的准备。这时,飞艇急速下降,高度表监视员只来得及报了两次高度:“800英尺—300英尺。”

威利把脸贴在驾驶舱的玻璃窗上,惊恐地看着飞艇栽向那片笼罩在咆哮的大海上空的兰黑色的雾团中。他的心一下子悬起来,飞艇的急速下降使他感到很恶心,好象呆在一部由于钢缆断了而下坠的电梯中。“准备采取应急措施!”威利通过话筒大叫一声。

就在这时,一声巨响,“阿克让”栽进了翻腾的大海。飞艇上的钢梁象牙签一样被折断,电线和电缆甩向空中,73个人命中注定当即葬身于冰冷的海水之中。威利和其他两人由于侥幸抓住了漂浮在浪尖上的“阿克让”号巨大的银色外壳而免于死难。

几小时后,海军官员们从海岸目击者那里得到了飞艇失事的消息,立即派出了J-3小飞艇去营救幸存者。J-3上7人小组的指挥官在起飞时咕哝道:“真是找死。”当飞艇迎着每小时45英里的大风飞行时,它也栽进了大海,2名机组人员葬身于大海中,指挥官的话应验了。

这个不幸的消息通过官方渠道传了出去。所有海军高级军官都得到通知,莫菲特少将也属通知之列,他是海军轻型飞行器的倡导者和教练。但对他的通知真是一次残酷的电话通知。

凌晨2时30分,在华盛顿市马萨诸塞大街将军宁静的官邸里响起了电话铃声。莫菲特夫人急忙披上一件晨衣,拿起电话。

“这里是海军部,”一个声音突然说,“请通知将军,‘阿克让’号刚刚坠毁了。”

好一会儿,话筒里寂静无声。接着莫菲特夫人用痛苦的声音说:“将军……在……艇上。”

当飞机和船只仍然在出事海域搜寻,从水中打捞残骸和尸体时,一个由亨利·V.巴特勒少将领导的海

军调查委员会迅速成立,并在新泽西州的莱克赫斯特(就是四年后另一次飞艇惨遭不幸的地点)召开会议,查找出事原因。威利海军少校到会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雨果·埃克耐尔博士是个奇才,他领导设计制造的“齐柏林伯爵”号飞艇当时已安全飞行了30万公里。他批评说不应排掉镇重水。他说“很可能……飞艇不能再保持平衡了。”

威利解释说,那天,那个地区的所有航班都因大雾和大风而停飞。尽管天气状况可能会不利于接近那些通过无线电罗盘沿着新英格兰海岸标出的飞行目标,飞艇仍然接到了飞行命令。有关方面无视这艘飞艇不幸的历史和众所周知的粗制滥造,错误地认为“它非常坚固,足以应付各种情况”。

接着威利又叙述道,飞艇的司令官麦考德上校看到前方有一团发亮的障碍物后,命令方向改变15度,但这个命令被错听成改变50度。威利推断说,35度的差别致使飞艇钻进了风暴中心,陷入绝境。他的话使全体委员大为震惊。

做为官方最后发言,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文森在谈到这场灾难时强调说:“你们可以记住我的话,我们不会再造大型飞艇了,我们建了三艘,但已损失了两艘。”

ALABAMA

亚拉巴马州龙卷风(1932年3月21—22日)

1932年3月21日,亚拉巴马州的马里恩首先遭到了龙卷风的袭击。在横扫7个州的一连串龙卷风中,这是最具有毁灭性的一次。从这时起,先后有12场龙卷风席卷了这一地区,龙卷风向西北方向的佐治亚州移动,接着依次进入田纳西州、南卡罗来纳州、肯塔基州以及弗吉尼亚州。

在亚拉巴马的奇尔顿县,谢里夫·戈尔正在和家人一起吃晚饭。当龙卷风袭来时,他被刮倒在地,失去了知觉。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院子里的一辆装着木头的车下,他挣扎着坐了起来。“这风简直象是疯子在吼叫,”他后来告诉记者说,“它闪着耀眼的白光,灯光和它比起来都暗淡了许多。我听到我儿子在院子那边叫我,他正靠在一棵被刮断的树旁。我们被强风吹得几乎站不起来,但都想到了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因此马上去寻找他们。”

戈尔和儿子在一片玉米地里发现了家里的其他人,他们是被风吹到那里的,但都没有受伤。接着戈尔

奔向邻近的巴特尔·汉密尔顿的农场。

“他的房子踪影皆无，”戈尔心有余悸地说，“路上我们发现他的尸体被带刺的铁丝撕成碎片，其中一片悬挂在篱笆上。巴特尔的妻子被刮进了自家的玉米地里，伤势很重，已没有希望脱离险境（最后她死了）。接着我们在一条小河里发现了巴特尔的六个月的孩子杰克。……如果他在被刮到这条小河之前还没有死的话，那就是淹死的。”

龙卷风来势凶猛，在迪莫玻利斯有29人死亡；田纳西州的普拉斯基有5人丧生；在佐治亚州东北部的罗马、多尔顿、阿森斯和卡特斯维尔附近有34人遇难。在田纳西州的克利夫兰，巨大的风力将一位母亲怀抱中的婴儿夺走，并吹进一口井中淹死。

在异常恶劣的飓风天气中，出现了许多怪事。在多尔顿，一个男人被刮到树梢上，并且有一块木头象天然十字架一样把他钉在那里，直到第二天他才被救下来。抬到医院时，他已经死了。

在一连串的飓风袭击下，数百间乡村住宅被毁，268人死亡。

ALASKA

阿拉斯加地震(1964年3月27日)

概况：1964年3月27日，在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西南100英里处的威廉王子湾沿岸，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地震。据估计，震源在地表以下30—60英里处。记录下来的震级为里氏8.6级（1906年在旧金山发生的地震为8.25级，可作比较）。地震从费尔维瑟断层的某个地方开始，向南波及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克雷森特城。在克雷森特城沿海，还出现了高达12英尺的海啸。海啸在吼着冲向岸边，毁坏了四个居民区，使6人丧生。遭受损失最严重的地区是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苏厄德、科迪亚克和瓦尔迪兹，共有118人丧生，损失达5亿美元。据估计，阿拉斯加地震的破坏力比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爆炸力强一千万倍。

1964年3月27日下午5点36分，美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地震。在五分之四分钟之内，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和其他一些城镇被摧毁，地震还向南波及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在这些地方，房屋倒塌，人畜伤亡惨重。

正当安克雷奇的五万多居民急匆匆地赶回家去吃晚饭时，谁都不会想到一场灾难将要来临。

萨姆·克罗格斯塔德刚刚把车开进家中的车库，地震就突然发生了。他的大众小汽车连同车库一起都猛地一下甩到邻居的院子里，而那时他还握着方向盘呢。他没有受伤。“这是我迄今为止最快的一次停车。”

市区开始发生断裂。街道和建筑物上下颠簸，路灯倒在大街上，地面裂开大口，将许多人吞了进去。

曾经当过特技飞行员和领航员的鲍勃·里夫正在位于安克雷奇市韦斯特沃德饭店15层上的特罗姆俱乐部里庆祝他的62岁生日。这是一家十分豪华的俱乐部。鲍勃刚把酒杯举到唇边，便被猛地向后一推，摔倒在25英尺远的地方。同时，屋里的桌椅、玻璃杯、威士忌酒瓶以及银餐具都一古脑儿地向他飞来。里夫一定惊奇地想：“这杯威士忌里到底有什么？”

整个安克雷奇都在剧烈晃动——没有一块地方是安全的。《安克雷奇每日时报》的编辑罗伯特·B.阿特伍德的房子分为两半，然后突然消失在地面裂缝中。他惊讶地看着所发生的一切。他描述这次突如其来的灾难就象“有一个巨大的太妃糖的引力”。当时阿特伍德独自呆在家里，正准备开始练习吹奏小号，刚吹了一个音符，似乎世界末日就到了。待他急速冲出去，再回过头来看时，屋子已被地震波撕成了碎片。地面出现了巨大的裂缝，他掉进其中一条裂缝中，胳膊和双腿被下面柔软温暖的泥土埋住。阿特伍德知道，裂缝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合上，那样他就会被挤死。但他的右臂好象一直被什么东西紧紧地卡住。这时他意识到，是他的小号插在泥土中，而他的手依然抓着它。他急忙松开手，腾出一只胳膊，及时爬了出来。

新落成的J.C.彭尼商店开始倒塌。两个十几岁的小女孩被困在倾斜的电梯中，她们还以为是自己按错了电钮（她们在电梯里被困了几小时，最后被工人们用乙炔切割机救了出来）。卡罗尔·塔克当时也在这家商店里，好一阵子她才意识到是发生了地震。瓷器掉到地板上发出刺耳的响声，玻璃制品碎了，墙壁不停地摇晃，灯座跳着舞，又向前摔去，发出猛烈的爆裂声。她穿过漆黑的商店，跳到已停止不动的自动电梯上，从上面走到门口时她惊住了，她看到商店的正面全部倒塌，变成一块块巨大的混凝土块，有的有几吨重。其中一块砸在停在门外的一辆汽车上，把它压成只有三英尺厚。一位被困在里面的妇女尖叫着摔倒在车内。

来自理查森堡的陆军士兵克拉伦斯·迈尔斯看到这一情景后，急忙跑过街道，叫人帮忙搬开这块混凝土块。但他们白费了半天力气。有人开来一辆救护车，使用喷灯进行抢救。一小时后，这位伤势严重的妇女才

被救了出来,但第二天就死了。

在5分钟的混乱中,安克雷奇的市民们为了活命而拼命挣扎。人们疯狂地从倒塌的建筑物中逃向街道,马路和人行道上裂开了巨大的裂缝,为了不掉进去,他们拼命地抓住任何一个可以抓到的东西。至少有一百人形成了一条人链,其中一个男人是从蒸汽浴室里被甩出来的,他赤裸着身子,但没有人注意这些。

安克雷奇唯一的郊区“海边的特纳甘”被毁灭。“我的上帝,出了什么事?”一座正在给西雅图的朋友发报的无线电爱好者突然对着他特制的汽车无线电装置喊了起来。

“陆地变成了海洋,街道象波浪一样此起彼伏。”琼·钱斯夫人惊恐地看着小汽车一辆接一辆地撞在一起。“大地开始颤动,”她后来回忆道,“大约持续了5分钟,人们彼此抱在一起,我紧紧抓住路灯柱,有的人紧贴在建筑物上。”两条最深的裂缝大约有12英尺深,50英尺宽。

到处都有死亡发生。安克雷奇唯一的神经外科医生佩里·米德博士正在为伤员做手术时,有人告诉他,他的12岁的儿子在试图营救他的弟弟时,和弟弟一起身亡。泪水顺着佩里·米德的脸颊流了下来,但这位坚强的医生没有中断手术。

安克雷奇国际机场60英尺高的控制塔也开始摇晃起来,最后终于倒塌了。塔台指挥员比尔·泰勒不幸遇难。

电话中断,动力设施和管道均遭破坏。伴随而来的是停电、停水、供热中断。幸运的是,在坍塌的小学校和另一所被毁坏的中学里,孩子们已经放学。德纳里剧院全部倒塌,可当时也正好空场。就在它准备开门的前一分钟,地震发生了。

在这个耶稣受难的日子里,地震还波及到阿拉斯加以外的地方。宁静的瓦尔迪兹港口遭到破坏。在码头周围出现了一个大洞,一位父亲正在同两个孩子野餐,他们都被大洞吞噬了。小镇上的这个长长的码头在一阵乱石飞舞声中倒塌了,30人被抛进了大海。

海岛城市科迪亚克遭到了地震引起的高达17英尺的海啸的袭击,城市的商业区大部分被毁,渔船被抛到陆地上很远的地方。在威廉·卡思伯特的86英尺高的“塞里夫”号捕蟹船上,收音机刺啦啦地响着,它在不叫停呼叫:“塞里夫,塞里夫,你在哪里?”

卡思伯特茫然地望着四周,回答说:“我好象在科

迪亚克学校校舍后面,距离海边五个街区远的地方。”在卡古亚克附近,一个渔村不知不觉地从陆地上消失了。

苏厄德镇上燃起了大火,储油罐破裂,火势蔓延到各处。

地震波及到俄勒冈。在贝弗利比奇国家公园的迪波贝,海啸咆哮而来,卷走了4名在沙滩上休息的孩子。接着就是加利福尼亚的克雷森特城,12英尺高的海啸袭击了这一带的海岸,四个居民区遭到破坏,150家商店被毁,10人淹死,70人受伤,3000多人在绝望中挣扎着脱离险境。

当大地恢复平静时,已有125人不幸遇难,其中118人是阿拉斯加人。这个年轻的州由于遭受了地震而面临经济崩溃。据估计,地震造成的损失达5亿美元。据联邦应急计划局局长爱德华·麦克德莫特说,即使不考虑成为一片废墟的瓦尔迪兹、科迪亚克和苏厄德等城市,光是修复安克雷奇主要的公共设施就需要3300万美元。

电话线路刚一修复,华盛顿公路局的一位官员就给阿拉斯加州主管公路的官员D.A.麦金农打了电话。

“贵州能为修复公路提供多少对等捐款①?”

疲惫的麦金农冷冷地叙述了阿拉斯加州的财政困难,然后回答说:“一分钱也没有。”

对州长威廉·A.伊根请求援助的呼吁,人们的反应是积极的。4万美国服务人员驻进阿拉斯加,给灾民们发放生活必需品,医疗队也开始为伤员看病,工人们忙着清理废墟。约翰逊总统宣布阿拉斯加为全国受灾区。接着,数以百万计的救援资金向北流到灾区。

伊根公开表示:“在这么多人面前流泪,我并不感到羞愧,因为我看到了人间之爱。”使人感到鼓舞的是,这位官员的话是正确的。在这个阿拉斯加最早开发的地区,那些在灾难中幸免于难的人被招集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团体,在这里充满了无私和仁爱,努力帮助无数无家可归者和破产者。在这个被大雪封锁了的州里,几乎没有抢掠行为,也没有任何骚乱。

大多数阿拉斯加人都很固执,他们不愿意因地震而离开家乡。政府山——距埃尔门多夫空军基地很近的一个住宅区——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但一位居民却在自已已坍塌了一半的房屋上贴了一条标语:“我的邻居们走了。……我还在这里!”以此向所有人表达他

① 指由私人机构或政府捐助一笔通常与公众筹款对等的款项,作为某些用途的费用。——译者

对家的感情。

在安克雷奇的一个大坑里，是一座办公大楼的废墟，它的主人用钉子在曾是正门的地方钉了一块诙谐的标语牌：“我知道在阿拉斯加生活会很艰难，但我决不走进大坑一步。”

当第一批新闻记者从其他 48 个州赶到这里时，他们沿着安克雷奇的主要街道艰难地行走着，对受灾程度如此严重感到震惊。他们看到一位形容憔悴的警察，他的制服撕破了，眼睛布满血丝，发黑的脸上长满了胡子（他已经 40 个小时没有睡觉了，一直从废墟中挖着被埋在地下的人）。当他从记者们身边走过时，用微弱的声音向他们问候：“早晨好，先生们，”他说，“欢迎你们到地狱来！”

ALASKA AIRLINES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波音-727 飞机失事（1971 年 9 月 4 日）

1971 年 9 月 4 日午夜时分，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 1866 航班飞机载着 109 名乘客，撞到了 15300 英尺高的费尔维瑟山上，使这次飞行变成一次悲惨的火葬。这架飞机由理查德·亚当斯机长驾驶，从安克雷奇飞往西雅图，途经科尔多瓦、亚库塔特、锡特卡和朱诺。

当亚当斯驾驶着飞机试图在朱诺做无线电导航着陆时，偏离了跑道。那时，朱诺市机场的无线电导航着陆系统缺少两个重要的仪器：一是下滑斜度装置，它可以告诉驾驶员他的飞机是否偏离了跑道；另一个是着陆指向标，它可以引导正在着陆的飞机对准跑道中心。

机上所有人全部遇难。

AL BASRAH, IRAQ

伊拉克巴士拉多人中毒事件（1971 年 9 月）

1971 年 9 月，伊拉克发生了一起多人中毒事件，重要港口巴士拉是这次事件的主要受害地区，这次全国性灾难受到了严格保密。在 9 月初，一艘巨大的货船装载着经过水银处理的美国大麦和墨西哥小麦，在巴士拉靠岸，这些谷物原打算仅作为种子使用，经过化学处理以防腐烂，并且都被喷洒上了明亮的粉红色染料，表明有剧毒物存在。在西班牙和英格兰，这类货物上还附有明显的标签，但在伊拉克却没有在谷物袋上标出类似的警告。

这些谷物被人从巴士拉码头成批偷走，然后倒卖给当地饥饿的居民。一场可怕的汞中毒事件跟着就发生了。但是，伊拉克政府掩盖了这起事故的真相。

两年后，即 1973 年 7 月，美国记者埃德·休斯获知这一事件的真相，并且迫使有关方面承认曾经发生过 6530 医例汞中毒事件。据官方宣称，在这些人当中有 459 人死亡。休斯开始全力以赴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可能有多达 6000 人死亡，100000 人受伤。”这些受到伤害的人身体都已残废，有的丧失了体力，有的失明、失聪或大脑受伤。

ALEXANDRIA, EGYPT

埃及亚历山大地震（公元 365 年 6 月 21 日）

公元 365 年 6 月 21 日，发生了一场世界范围的大灾难。时值瓦伦提尼安和瓦伦斯统治的第二年。据历史学家吉本考证，“罗马世界的大部分范围受到了毁灭性的地震的袭击。”西西里岛、达尔马提亚、希腊和埃及周围海域的海岸线后退了数百英尺，接着巨大的海啸冲上陆地，在大范围内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

埃及的亚历山大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地震和其后的海啸摧毁了一些世界最优秀的建筑物，包括世界第四奇观——那座令人难以置信的高达 600 英尺的灯塔，这座灯塔发出的光亮在海上 30 英里以外就能看到，它的残体在那里又保存了 500 年。

亚历山大有 50000 多人随着壮观的灯塔的消逝而死去。

ALITALIA AIRLINES

艾利塔利亚航空公司空难事件（1972 年 5 月 5 日）

1972 年 5 月 5 日，艾利塔利亚航空公司发生了公司有史以来最惨重的空难事件。当时，一架 DC-8 喷气式飞机正准备在位于西西里岛巴勒莫的雷锡角机场着陆，结果撞到了 12250 英尺高的长山上。

115 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这架飞机是从罗马飞来的定期航班，它企图避开环绕巴勒莫机场的山峰。巴勒莫机场是欧洲最危险的降落区域之一，特别是在晚上。专家们下结论说，这架飞机飞得太低了。飞机坠毁时在山中引起的大火烧了好多天。

ALLEGHENY AIRLINES DC-9

阿勒格尼航空公司 DC-9 飞机失事（1969 年 8 月 9 日）

1969 年 8 月 9 日，阿勒格尼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准备在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韦尔库克机场着陆时，遭到一架小飞机撞击后失事，机上 83 名乘客全部遇难。那架单引擎飞机的见习驾驶员派珀·切劳基是个铅管工，正在进行单机练习。他驾驶的飞机撞